





樂書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鞀

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斝籥

明堂位曰賈梓士鼓章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素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教陔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鼓鐘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借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





曰夫其有志者存其無志者以是考之簫之爲樂笙  
鼓次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要宿於中  
志而已志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爲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簫於左而斂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声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簫  
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教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簫謂之箏中  
謂之仲小謂之箛簫之大者其声生出不窮非所以  
爲約也小者其声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大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鄭三孔之簫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簫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  
出乎中声而廣雅有簫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傳會七  
音之說而遂誤乎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鄉食則亦如之大喪獻其樂  
器奉而藏之

大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統而言之賓客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焉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鄉食未嘗或同合之  
則賓客者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  
爲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  
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鄉食禮九獻食  
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  
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箜篌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醉言舞鼓其羽箜篌之舞則執其羽箜篌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箜篌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箜篌師鼓羽箜篌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箜篌為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箜篌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箜篌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箜篌師學戈箜篌師丞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箜篌序興則夏箜篌者用夏翟以為箜篌舞也周  
之時皆以箜篌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箜篌師與子戈豈  
夏商之制歟

### 箜篌章

箜篌章掌土鼓函箜

土之爲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爲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天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蕡桴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蕡桴  
桴葦箜篌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爲豕而豚水畜  
也燔黍以爲飲捭豚以爲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亦即此而作樂焉則樂亦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蕡桴  
土鼓葦箜篌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其爲索饗之祭亦



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豳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王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為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為詩成而為章詩序曰情發於声声成文謂之音蓋詩者中声之所止也籥者中声之所出也土者中声之質存焉籥章所歌者豳詩所擊者土

鼓所歛者豳籥以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晝中秋夜祈年祭蜡必歛豳雅豳頌者以中声之詩奏之中声之鼓歛之中声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声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為中和之紀矣今夫豳雅豳頌之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為豳風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為豳雅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豳頌固哉鄭氏之為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豳可得而有乎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宜乎暑言逆主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声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  
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弓以助時  
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柷離  
持鉦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  
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襲  
南夷之舞躑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  
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声  
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鞮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  
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亦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此夾谷之會齊人奏之孔

子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曰以  
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為東夷雕題交趾為南夷衣羽  
毛為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  
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為革有去彼  
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楊雄所謂東鞮  
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  
婁之樓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構之然則革  
婁之鞮豈非婁革而為之乎由是觀之鞮婁蓋四夷  
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  
為然鞮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  
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  
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今天  
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用



之乎以為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太廟可也以為廣魯於天下是啓魯公僭亂之心非達禮者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欺惑後世歟旌人言人鞮鞮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稱氏其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以氏配族吳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旌人稱人微者故也鞮鞮稱氏非繼世也別旌人鞮師而已

樂書卷第五十三終

樂書卷第五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典庸器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莊子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蓋得也者德也德則幾道而未全於道以其未能不知其然故也楊子曰其其聖德遠人感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遠人豈事征伐為哉以謂以德來之而不吾懷也然後用征伐以勝之得其人則停之為臣妾得其



物則藏之為庸器春秋傳季氏以所得齊兵作林鍾而銘魯功得非庸器之謂乎庸器以有民功為主而藏之為可又樂器以同民心為主而藏之為可樂二者均與庸器之類庸器則樂器在其中矣及祭祀帥其雋而設筍亦與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喪盛筍虛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虛鍾虛飾以羸屬磬虛飾以高器異異虛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虛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虛業維橫其鼓維鏞有磬詩曰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龔

虛由是推之筍與之制非特高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虛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古者祭祀設筍與以顯先王之業陳庸器以昭先王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意也與庸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為善有事以陳之為貴其於筍與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廢之以飾哀筍亦為龔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虞亦為虛者樂出虛故也

司干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盛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四器以



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器雖於樂爲末亦未嘗不尚象而爲之也故文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爲器皆然况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饗之際舞者旣陳則以器授之旣舞則受而藏之此吉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廢之旣葬則奉而藏之此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授舞器王教國子之俸言之與凡舞者旣陳異矣司兵司干盾祭祀授舞者兵不言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器也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干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干有二聲爲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于兩階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爲器所以自衛非所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爲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舞君舞所以重摠干各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



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以籥師也於文舞言禘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人矣文舞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王戚為舞大夏不亦誤乎

### 大祝

大祝隋轡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佗如祭祀蓋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昭夏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彤弓之詩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繼言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鐘鼓繼之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意先儒以右當為侑未必然也

###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為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官室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為大旱而設號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雩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置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徂而雨作矣雖然非以為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為雩不得為旱與杜預以雩為遠誤矣春秋上下二百



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為之抑又借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禱也與書大事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其為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巫而舞也帥巫而舞其為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之母乃已疏乎記曰雩禱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禱論語舞雩於春服既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為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為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趙氏言凡祈澤曰雩則是稱大國禱雩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母乃已失乎爾雅

蟠蜺虹也蜺為摯貳蟠蜺謂之雩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貳氣旌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霓則有形可望此大旱民所以望之也蟠蜺陽物也陽亢而旱暵至矣舞雩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女巫

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莪歌哭而請

陰陽和則為雨陽既亢矣陰莫能干之則為旱陽為難矣陰莫能制之則為暵暵雖為旱其非太甚者也猶未為大旱焉中谷有蕓之詩言暵其乾矣繼之暵其脩矣終之暵其濕矣旱暵之謂也雲漢之詩言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不可沮終之麗



勉畏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  
巫而舞之旱暵則不必帥之特女巫巫舞之而已舞師  
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鳳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暵之禮以皇舞之亦助達陰  
中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為雲門董仲舒有閉南門  
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樂書卷第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五十五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鑼之用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

鼓鐸鑼鑼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事  
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  
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帥帥執提則鄭氏



以為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  
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鐃以節鼓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  
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  
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  
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蒐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  
執異金尊卑莫不有辨進止莫不有節教成於四時  
之田功收於四方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  
以守則固以征則強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  
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所以一  
人之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  
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  
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  
而不用之意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  
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為哉

掌固

掌固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發徒則三刺令則三鼓  
戒則三闕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  
者受法焉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者皆  
推用兵之法而為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致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二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獲二容樂以狸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一正

天子諸侯尚威孤卿大夫尚才士尚志威以服猛為  
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  
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  
以有志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豕胡犬也  
故士賓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  
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  
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  
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

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大射賓射者嚴  
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鄭康成  
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  
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  
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  
四耦則三侯六耦矣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方是時公室卑矣不  
能如禮故也典命凡國家宮室車旗衣服上公皆以  
九為節侯伯皆以七為節子男皆以五為節者先王  
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  
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者先王之樂也典命  
不及王者為諸侯以下制故也射人士節與子男同  
者士卑無嫌故也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胥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干之職也故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器授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與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窮達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與越戰載常建鼓豈軍將所執之鼓歟鼓人以路鼓鼓鬼享田獵

達窮者與遽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故人言詔王鼓大僕言軍旅田役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儒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觀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蓋兵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鉞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及戟首矛夷矛施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大司樂三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武舞之器豈特  
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欲立戈欲倒弓  
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曰戈盾皆授舞  
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為哉授舞者兵不  
言既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  
路儀以和亦為節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  
於步為敬趨於走為緩也釋草云薺實大薺薺實姚  
莖涂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之為物多生於  
車涂之間其老則為大其實則為薺草則不齊而薺

則齊焉所以致一也荼則味苦而薺則甘焉所以反  
一也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詩曰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則物之可采不過其末而已采薺則所采  
雖末而未始離於一凡馭如之老子曰君子終日行  
不離輜重不離於一故也車非能自行也亦非能自  
趨也其行其趨不夫乎疏數疾徐之節若有數存於  
其間凡以馭得其法而已故王之玉路行以肆夏而  
示易以敬趨以采薺而示齊以一故記曰行中規旋  
中矩和鸞中采薺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右  
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蓋古人升車以鸞和之音  
為節行步以環佩之聲為節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也大馭則自堂徂門而以出序之記則自門升堂而  
以入序之故其異如此采薺肆夏皆古逸詩名當時



奏之爲樂章者也。蔡之爲物，古人固采之，以致味而  
賓祭用焉。其詩之采繁，采蘋之類也。先儒以爲當爲  
楚齊之齊，是不知詩之楚茨之茨，與音異矣。  
樂書卷第五十五終

樂書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云設席于堂廉東  
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內  
弦，右手相樂。正先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  
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  
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  
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堯使瞽投拌二十五弦，  
之瑟爲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爲二十三弦，莫  
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使之淳。



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  
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  
矇者為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為其有眡  
瞭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鼓瑟詩曰鼓瑟鼓琴書曰琴  
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  
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  
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須而用此言瑟不  
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  
拜不與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  
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今文辯  
為編  
有脯醢不祭太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

詩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  
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  
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  
賓主故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雖文  
王之詩亦不害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  
歌樂之所以闋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  
主人有受爵之儀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  
之於主人有隆之之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  
或不辭蓋所以定尊卑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  
瑟以詠之意也記曰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三賓  
象三光蓋主人接人以仁賓接人以義故主人坐於  
東南以尊賓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以輔賓坐僕



於東北以輔主人言賓介降主人辭降而不及僕者舉其輔賓者以見輔主人者故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君臣和於朝堂上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笙入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則父子和於家堂下之樂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其得事親之本歟白華孝子之潔白其得守身之本歟事親仁也守身義也立人之道盡於此矣

人道盡則天地之和應而時和歲豐矣此華黍所以終之也鄉飲酒義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事親守身孝弟之本也時和歲豐孝弟之應也笙入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以樂賓豈徒然哉凡以寓孝弟之教而已言歌則工一人拜言笙則笙一人拜皆指其長者言之工則不興受爵笙則不升堂受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而已衆笙則不拜受爵而坐祭立飲者辨隆殺之義故也記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古之人有事於饗祭先炊有事於馬祭先牧於田祭田祖於養老祭先老以至師田有禡學校有釋皆示其不忘本而已然則鄉飲祭酒祭薦以敬禮惡在其爲不可哉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繼之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口繼之歌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繼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之聲笙吹於堂下以導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保以為和非正歌也間歌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可知矣

樂書卷第五十六終

樂書卷第五十七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飲酒禮

鄉射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



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  
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一南之詩爲之基  
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  
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  
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  
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  
人之德也采芣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  
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  
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  
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  
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  
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  
是乎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

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  
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  
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  
堂下磬南此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  
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  
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  
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爲  
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



和而爲冲氣是樂成於三者冲氣以爲和中声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  
礼主其減樂主其盈礼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以無筭爵者礼減而進以進爲文故也樂至於無筭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祓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有鐘鼓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爵至於無筭而樂隨之可謂既醉矣既醉而出

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王之於禮豈不爲有節乎儀禮變祴爲陔者陔於文從阜從亥阜起於山而高於山則阜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山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 鄉樂惟欲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賓若有尊者主人釋朝服更玄端息司正以爲賓不殺而無俎羞不必備也唯其所有而已召不必賓也惟其所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欲而已蓋鄉樂在周南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芣采蘋惟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興也以樂爲主而已與夫



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  
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  
雷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雷北  
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為從衡則為橫記曰  
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  
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  
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  
之賢故也工人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  
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樂正命奏陔實出至于階陔作

周官笙師掌春犢應雅以教祓樂鐘師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醉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  
以作之在樂正教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  
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歌  
鄉射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  
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衆庶乎鄉飲酒磬階間縮雷  
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于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  
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七終

樂書卷第五十八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  
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  
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  
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  
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  
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  
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  
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鄉飲席工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一瑟瑟先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一瑟瑟先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于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篳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

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命也徙之于下所以避射也始也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今相之以降亦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



雜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  
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  
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  
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  
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  
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聲爲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旋相之  
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  
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司射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  
環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衆  
耦俱射終則三耦及衆耦復射誘射不釋筭但司釋  
筭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身  
比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  
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  
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衆庶亦  
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時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  
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先聽也樂先以聽欲其  
聞之審獲者舉旌欲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



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芣大射則公卿大夫之射也不奏采蘋采芣而  
奏騶虞何也曰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爲卑者也卑  
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梁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賓主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筭樂必  
待賓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筭樂  
賓興命奏陔賓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賓出此其  
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爲主其禮宜略鄉射  
以威儀爲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

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以和爲小則笙爲大矣以  
小爲和則大爲唱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  
皆下士歟所倡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  
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雜比則  
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五十九

儀禮訓義

鄉射禮

鄉射禮

燕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

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

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

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

則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

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

充甲士於諸侯為充甲士射以采蘋為節則大夫射



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則數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發然邪

###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微者稱人此言樂

人者指微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盞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閔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後首後首者擗越面鼓者執  
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鼓鄉飲  
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而  
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賓言之也所以正君臣  
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阼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  
非正主也鄉飲酒大師則為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太  
師賤也鄉飲樂正告于賓燕禮告于工者以工在則  
賓亟也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  
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  
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

亦宜乎

公有命徹簾則鄉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誓  
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  
於上如初無筭樂

饗訓恭儉以致義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致義  
故也燕示慈惠以致仁故燕禮以飲則無筭爵以侑  
則無筭樂致仁故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  
於門內雷遂出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陔夏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賓  
出奏陔蓋陔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詩之南陔美  
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之  
用威俾勿壞終焉則賓出奏陔以示戒以及為文故



也賓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樂之始作在鐘故特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則鼓可知矣以鐘鼓奏陔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古之燕禮與鄉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鄉大夫有王事之勞設為燕禮而以樂納之則賓之而弗臣矣賓之而弗臣則及庭受爵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主人荅拜升受爵而樂闕示以反為文也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笙入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

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饗禮故重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禮則謂之大焉新宮之詩無所經見豈古之逸詩歟射有麇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肆夏不預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為主其禮嚴故不及肆夏燕以慈惠為主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為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措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饗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釋詩以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蓋周南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歌周南召南之說理固然也閔眭之詩曰鐘鼓樂之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不知奚據而云

樂書卷第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六十

儀禮訓義

大射儀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聲在其北而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絃

小鐘曰鐃小鼓曰鼗建鼓有附可植者也鼗有柄可播者也蕩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



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磬在西應磬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也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磬之旁無鼗何也曰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者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北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鼗以鼗設之於西亦所以禮賓也周禮鐃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鐃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則鐃小

鐘爾章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鐃為小鐘特鄭康成曰鐃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鐘然爾雅大鐘謂之鐃不謂之鐃又儀禮鐃從薄與錢鐃之鐃同則鐃為小鐘於理或然

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

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蓋賓及庭而樂作則闋於未卒爵之前公爵而樂乃作則闋於卒爵之後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揜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  
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  
上工皆東階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有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  
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  
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  
工少則長者帥而先工多則長者紓而後也燕歌鹿  
鳴之三南陔之三閭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  
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太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

主於歡者其樂煩生於射者其燕簡故也燕則工歌  
之後笙奏之前爲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  
至射卒乃爲大夫舉旅者以燕主於飲大射主於射  
故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其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  
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賓則又  
管新宮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  
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  
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口不鼓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豳首間若一大師  
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豳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  
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不足爲善射故初



射以禮以觀其動容再射以樂以觀其循聲然後可  
以擇士矣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節樂會時也先儒以  
曾孫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為狸首之詩觀其辭究其義則御于君所者  
會時之謂也或以原壤所歌狸首之班然為狸首之  
歌近是或以狸為來言射不來朝諸侯之首則非周  
官有射人而無司射謂之司射非周制也儀禮有夏  
祝商祝而無周祝切意儀禮非周公作周人依倣而  
為之也

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  
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遂出鄉  
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鷩

庶子位於下與士同獻於士後與士異與小臣均授  
爵於阼階與司宮甸人均執燭於階庭而謂掌教庶  
子者其賤如此誤矣鄉飲鄉射賓出無取脯之禮燕  
大射則取脯所以榮君賜也鄉飲鄉射主人有拜送  
之禮而燕大射無之則不送所以正君尊也大射畢  
公入鷩而燕畢公不鷩則入鷩自郊所以異於寢也  
冠子脯以見于母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昏  
禮使者歸以所執脯告其取脯與燕大射同



樂書卷第六十一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咏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



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  
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  
動其容也是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  
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則歌咏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為樂之章必待歌之  
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  
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以堂而合奏  
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  
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  
長言之或柔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  
樂以無所田為上有所待為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也  
曰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於終故先手  
舞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  
先足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  
舞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  
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之別音生  
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  
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  
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多哇之  
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嘽



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言耗以厲  
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言唯以殺則哀  
心所感而已故哀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  
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一感不載于  
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  
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  
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  
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  
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  
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  
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  
又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黃白赤黑之異色

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則雜比而不純宜異則  
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體與記言比物以節  
節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  
言同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  
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  
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



曰虞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

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外言古

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

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

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曰爾業憂

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

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

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為樂

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風

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為禮而已畏天

者保其國之事也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周南王者

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

足以言之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

樂書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舜典

大禹謨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鐘五行之秀氣

五行

出為五言

琴瑟

亦言



曰述夫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同以命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守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所道者中德所諒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五其氣陽  
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同邪曲直各歸其分  
而已此亦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六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之和先王審一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以肅雝和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身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楊維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